通志堂經解

門 口 12
卷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九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鄭氏曰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也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

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孔氏曰此一節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之禮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行之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鄭註組紺大王之父一名諸盩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大公叔類立大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圉雲生大公組紺諸盩則叔類組紺諸盩是一人也大王王季身爲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祗得爲諸侯

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鄭知追王之時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父既爲大夫祭以士禮貶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己之祿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爲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謂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

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喪服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熊氏曰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也

藍田呂氏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大王遯狄去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成大王之業至文王受命作周故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已故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之所基也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追王之意歟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末年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亦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先公組紺以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於大王王季豈無是意哉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則自諸侯達乎大夫士庶人亦豈無是意哉故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上下一也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

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而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父母之喪則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蓋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

建安游氏曰武王之事言聖人所優爲也故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也　又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邪書所謂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

已長雄天下而周之號微矣幸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
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
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
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
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
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
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亦
所以正人心也

延平楊氏曰武王蓋聖人之不幸非其欲也然而身
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
不失與舜之必得異矣故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蓋聖人雖曰恭行天罰而猶有受克予之
言不敢自必也謂之不失不亦宜乎　又曰追王大王王

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以金縢之書考之其禮宜未備
也周公居攝七年而後禮樂備故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則文武所以嚴父尊祖之義於是盡矣此
文武之德蓋周公成之也故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也葬不從死者是無臣而
爲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以養親者事其親也
河東侯氏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
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
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
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此謂不失天下之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
謀從衆而合天心也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尊

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易地皆然故也有一毫不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歌獄訟而歸之非中也篡也尚有顯名哉武王末年方受天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先公之禮喪葬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又周公之時中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八章自無憂者文王乎至子述之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自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至子孫保之言武王之事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寔始翦商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自武王未受命至無貴賤一也言周公之事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曰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

涑水司馬氏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蓋言武王取天下之易耳豈得以孟津還師為嫌改易舊文以衣為殷乎禮大夫士皆三月而葬已而其子外為大夫受祿多故祭以大夫豈有因追王而改葬乎

延平周氏曰文王雖可以無憂而未嘗無憂可以無憂者以其有父之作而有子之述未嘗無憂者以其天人之責在於己故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海陵胡氏曰上言舜以匹夫積德而有天下此言周家累世積德而有天下以為天子凡父能作之或無子以述成

之子能述之或無父以倡始之堯舜之子則朱均舜禹之父則瞽鯀三聖父子之間不令如此唯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王季作之文王述成之文王作之武王述成之上有賢父下有聖子夫何憂哉聖人非其道非其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武王伐大義誅殘賊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又尊爲天子

山陰陸氏曰壹戎衣一掛戎衣伐殷也湯十一征自葛始文王誅四　其服戎衣屢矣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嫌於失之是以言之舜言德爲聖人此言名者各以其宜言言之也周之受命本在文王末在武王此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大傳則言武王之事而已期之喪達乎大夫則諸侯雖期不服然則天子唯爲其親爲妻爲長子服諸侯仍服天王鄭氏

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誤矣蓋所不臣雖服暫服也變也即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以是爲常亦經不言諸侯則諸侯所服不識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據此禮父在爲母期天子諸侯亦服然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猶信故經有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蓋如此若喪服傳云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曰尊同也尊同則服其親服亦是類矣故善說禮者不以變妨常寡妨衆且天子爲三公九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所爲服亦廣矣其於親親雖不爲服可也亦若所謂諸父昆弟者未有無爵者也故秦伯之弟鍼仕諸晉君子以爲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謂之出奔

兼山郭氏曰有憂莫如舜無憂莫如文王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

延平黃氏曰舜言德爲聖人而武王不言者其避文王歟此亦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及文王之意然而功之爲盛也不足以德言

廣安游氏曰中庸之道常患乎失其傳夫無失其傳之憂其唯文王乎即文王而言之居其前者常患乎無以授之而文王以王季爲父則王季授之矣其居後者常患乎無以承之而文王以武王爲子則有以承之矣此所謂父作之子述也至於此武王用中之效始大見於天下身享其報則其道之相承而格於天心矣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言其得之之易也以臣伐君而不失顯名既有其位又有其祿既有其祖又有其後此所謂報之厚全美而可觀也武王老

而受命七十而崩未及追王上祀以天子之禮周公能終其志而成其德文武之志於是爲慊然禮之有是也久矣惟周爲能具之蓋非周創爲之其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禮例當如是也父大夫也以子之故而大夫祭焉此言士大夫之子其禮可以及其父則天子諸侯之禮可以及其父猶此意也推而上之則孫之禮亦可以及乎其祖矣故因追王上祀泛論禮例之當然不特此也愛親之喪達乎大夫而不達乎諸侯天子至於父母三年之喪則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皆然以喪言之知子孫之厚於父祖以祭言之亦知子孫之當厚於父祖聖人懼天下之人徒見文武之追王上祀爲異禮故舉諸侯大夫士禮例之所通行者而告之又舉三年之喪貴賤之所通行者而言之也

晉陵喻氏曰父作之子述之文武之心一也大勳未集其勢然也壹戎衣而有天下亦其勢然也堯舜湯武易地而皆然也然則曰予有慚德何也聖人之不得已也何爲不得已曰天命也其可已乎非湯武天下之禍寧止如夏殷之季而已哉當是時猶有管叔蔡叔霍叔也猶有武庚淮夷也故曰子弗順天厥罪惟均然則湯武之事其心可知矣如此故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曰天吏也學者其可信矣不然安有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乃與舜同稱哉禮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言時不同也

高要譚氏曰稱武王則曰未受命末之爲言終也言文王之脩德雖未受命逮武王而終受命也文王所以無憂者以王季爲父則不忠不獲盡其孝以武王爲子則不忠不能承其孝文王以父作之所以立受命之基武王以子述之所以終受命之報文武受命相爲始終故稱武王未受命者所以終文王未受命之事也文王之孝其志在於追王大王王季然而未受命則追王之志有所不得行追王之志雖不得行於文王之時而武王受命則可以成文王追王之志矣故稱武王未受命者又所以見文王追王大王王季之志於此得成其孝也文王作之於前武王述之於後至周公遂推廣文武之德而成之以追王之孝而見之於天子祭祀之禮又推其類以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人而制爲葬祭喪紀之節則文武之孝至周公遂廣及於天下矣

錢塘于氏曰詩人謂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下豈足以動其心哉夫子論武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與舜同至於德爲聖人則不與蓋求之文
王則天其人武王則人其天矣其曰纘大王王季之緒是
述於後者文王未始違乎天故其緒不息而有以得天下
不然使武王不循其序文王之志荒矣故大王王季文王
皆無取天下之心而自有以得天下之實武王纘大王王
季之緒雖有以得天下之實亦未始有取天下之心然則
皆天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
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
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
至也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鄭氏曰脩爲埽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遺衣服設之
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序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事
謂薦羞也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
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
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
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
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
親也齒亦年也踐其位踐猶升也先者其先祖也社祭地
神不言后土省文也示讀如實諸河干之實實置也物而
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孔氏曰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
所以能治國如置物掌中也善繼志者若文王有志伐紂

武王能繼成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也善述事者言文王有文德爲王基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也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序昭穆也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旅衆也逮及也祭末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者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也燕時以毛髮爲次序是序年齒也踐其位行其禮者孝子外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爲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故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善繼文王事親之志也序爵序事旅酬燕毛者善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如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者歟祖廟者先王先公之廟祧也宗器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天府所掌者也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書所謂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之類是也裳衣者守祧所掌先王先公之遺衣服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也時食者四時之和氣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者遍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

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祫祫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祫者也有事於大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爲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嘏孰可以贊裸獻孰可以執籩豆至于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爲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兄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

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故壇廟之別牲幣之殊升降裸獻之節俎豆奇耦之數酒醴厚薄之齊燔燎瘞薶膟膋小大多寡莫不有義一飲之均則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一胙肉之均則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非特是也知鬼神爲可敬則鬼神無不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慎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之謂也

建安游氏曰大孝聖人之絶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爲人倫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末亦曰孝之至也事死

如事生以愼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此死亡之辨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帝一德也饗親一心也要不過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戚乎何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成王自謂予沖子夙夜毖祀此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迓衡之要道也　又曰祭祀之義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唯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

延平楊氏曰武王纘大王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夫將

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其所服衣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也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幣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裸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酳尸之獻下

逮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既祭而以燕毛爲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蓋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忘乎心孝之至也夫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不達乎庶人推親親之恩至於燕毛序齒仁之至義之盡也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也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又曰推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漁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爲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則於治國乎何有

河東侯氏曰所謂達孝者達諸人情達諸天下通萬世而無弊等天地而不窮行夷貊而不窒者也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祀上帝天子之事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天子諸侯皆有宗廟謂祀乎其先者各有其先也其與顏子不改其樂之其同天子宗廟天子之先也諸侯宗廟諸侯之先也天子有天子祀先之禮諸侯有諸侯祀先之禮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也以天子祀先之禮祀其先非禮也瀆也不祀乎其先也孔氏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之祭禮也自首至尾皆非其祀故也禘其帝之所自出魯周公之封也何帝之所自出哉非其物故也子思於武王末受命章中備言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豈不曰武王周公之達孝繼之以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

曰魯之君臣踐其位者天子穆穆相維辟公行其禮奏其樂者莫開厥後者定爾功乎若猶未也是不敬其所尊不愛其所親以誣僞不誠之道祀其先不孝之至者也故於達孝之後特申言之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爲魯發之也及其甚也季氏用八佾三家以雍徹矣孔子於禘其所先者必曰正名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魯之禮樂可名言乎其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明乎二字極有功後世所以汨名分亂上下自三代而下隨事維持不能成善治而簒奪相繼者由不明乎禮也子思於中庸引斯禮而發斯義者豈偶然哉所以祀上帝所以祀乎其先所以字人與其字更與玩味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九章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上章言武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蕆之類是也昭如字解見王制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大祖之

所自出於大廟而以大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又曰酬導飲也主人酌以獻賓賓酌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諺曰主人陪食疑即此意下爲上之爲音于僞反爲上先飲也　又曰五蜂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却說得好

涑水司馬氏曰凡設官分職所以待賢者非以禄不肖也人君擇賢而授之官則宗廟之中執事者皆賢人也鄭氏謂羞牛共雞牲烏足以別所能乎

長樂劉氏曰言其孝德幽則達於鬼神明則達於庶士莫不用夫中庸以濟其美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者謂大王王季文王之志在乎率人民於中和也

贊天地之化育也而武王周公善行斯道以繼其志而益光大之善述人之事者謂三王之事業存於禮樂政刑也武王善能述而行之於天下也周公善能述而載之於官也著成萬世帝王之大法使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業垂諸方策而仁於無疆則聖子神孫所以昭顯乎親者其有大於此乎

延平周氏曰孝之爲孝一也然於舜則言大於武王周公則言達何也蓋德爲聖人之類非通乎天下之所可行者也故曰武王周公之孝則在乎繼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而已通乎天下者也故曰達雖然特以迹言耳以心言之則易地皆然始於脩其祖廟者蓋廟者神之所依苟神之所依者莫之能脩則事神之禮蓋闕如也春秋書大室壞者亦此意也然其終止於薦新者蓋薦新者時祀之

小者也其小者猶能盡禮則若所謂禘祫者又可見矣序昭穆所以別父子也若公卿者爵也若冢宰司徒者官也言序爵則知其所謂序者官也言序事則知其所謂序爵者位也位者言其所與祭事者言所共祭與祭者未必共祭所謂共祭者若司徒奉牛牲也方其序爵則以辨貴賤爲主方其序事則以辨賢爲主言貴賤而不言賢否者蓋先王之擇其可與祭者皆賢也而所辨者特其事之各有所施耳逮賤者仁也序齒者義也先王之於燕仁義而已矣於天神言郊地祇言社則知言郊者舉其大以兼五帝言社者舉其小以見后土也禘對祫則祫爲大於間祀言禘所以知有祫也於時祀言嘗所以知有烝之與祠禴也然必言嘗者舉其始也蓋祭之備物始於秋而豐於冬春則少損而夏則愈薄故也禮必有義義必有禮而於郊社

言禮以禘嘗言義何也郊社之所以饗帝者義也宗廟之所以饗親者仁也於義而言禮則示其有禮以節義於仁而言義則示其有義以濟仁禮以節義則有權而有經義以濟仁則能仁而能反明其禮與義而治國如指諸掌者郊社禘嘗之說於物則以禮樂爲主於已則以齊明盛服爲主果於禮樂度數之間而推其性命之理與齊明盛服之際而求其性命之情則其於天下乎何有

海陵胡氏曰達明達也人謂其先文王文王之志在於天下生靈故視民如傷保民如赤子惡紂殘暴有志伐之然而志未果而終武王能仗大義誅殘賊救塗炭之苦解倒懸之急以承文王之志豈非善繼志者也文王有文德創王基周公能輔相成王制禮作樂以述成文王之業豈非善述人之事歟以天子之尊莫之與抗然上知報天之功

下知報地之力中知事祖宗之靈至尊尚如此況於卿大夫之卑士庶人之賤固當恭謹而事其上矣在易觀卦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在上之人於宗廟之終致其孝謹在下之人觀而化之孚信顒然故聖人之制祭祀爲教化之本原其於治國之道如指掌中之物禘夏祭之名

秋祭之名

嚴陵方氏曰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焉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者即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者即生者之昭穆也敬其所尊者尊其祖而敬之也愛其所親者親其禰而愛之也事死如事生者主人道言之也論語所謂祭如在是也事亡如事存者主神道言之也論語所謂祭神如神在是也地雖載萬物而萬物乃本乎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乃始乎天夫郊社之祭皆所以報本反始謂之事上帝豈爲過哉

馬氏曰大則有不可繼之意而達則有可傳之理也以不可繼故曰德爲聖人以其可傳故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志者蘊於中而未發事者發於外而已行蘊於中而未發則在知其志而弼成之所以爲善繼發於外而已行則循而潤色之所以爲善述霜露之變殊而君子怵惕悽愴之心生故春秋脩其祖廟將以行禮而達其孝愛之心故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序貴賤所以貴貴貴則賤者有所略辨賢所以責其才之所勝能之所任則老者在所簡矣然而祭者教之本而德均則政行先王於既祭之末而行燕之禮其旅酬則以下爲上欲其恩之有以及於老者也賤者也其燕毛則以齒爲先欲其恩之有以及於老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此備在外之物也敬其所尊愛其

所親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盡其在內之誠也郊社者外祭之重者也禘嘗者內祭之重者也禮者文也義者本也言禮則有義言義則有禮文可陳而本難知非明不足以見之明其義者唯君子而已指者言其體示者言其用

兼山郭氏曰武王周公孝之達者故繼志述事得以成其志而盡文王受命之大德而為有國無窮之休故中庸詳言之也夫事出於誠則義不苟遺故一字不該非誠意之所存也惟誠意之常存故不遺一事不廢一義進退可觀動作可法以之推於天下無不可者如郊社禘嘗之禮是也既序尊卑貴賤以明其分辨賢逮賤序齒以通其情又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以端其本不崇朝而大義徧舉古之明王為國以禮者蓋謂是也

廣安游氏曰達孝者猶言孝道至是而達凡先王之志至是而通達也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所以為孝也天下之禮不可以一端而盡則夫行之有不得而周浹者矣人而有父子之親也昭穆不可以不辨人而有貴賤之等也爵不可以不序人而有父兄之愛也子弟之賤不可以不逮人而有老少之差也髮毛不可以不優是皆人情之所當有而闕一不可者古之行禮未有能周浹而備舉者也欲其道之備舉而禮之周浹此固先王先公之志而武王周公能終成之所以為達也踐其所當踐之位行其所當行之禮奏其所當奏之樂敬其所當敬之尊愛其所當愛之親所以事上帝所以事乎其先聲明文物雍容委曲粲然繁興自四代之樂四代之器四代之衣服車旗宮室之類莫不兼舉

並用而用之各有其時行之各當其處故天下之至文未有如周家之全美而中節者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之取於文者非徒取其文也取其禮也非徒取其禮也取其道之四達而交通也昔者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所望望此也望而未見則未達也武王周公能繼其志述其事以達文王之道此所謂達孝也此聖人之盛也孔子之欲從周樂其得志而無有所不慊乎其道而已雖然此豈一日之故哉蓋自后稷公劉下至大王王季文王周公相承不絕而後得以至於如此故孔子先言其追王上祀之禮次言能推本歸美於其親則為人子孫之志於是為得矣此言宗廟之禮治國之道又以見其為人君上欲行道於天下之志於是為得矣夫夫武王周公內得志於其家外得志於天下此固孔子之所願望見而不得者故吾從周云者斯以寄其意焉爾

施氏曰舜之大孝則充而塞乎天地溥而橫乎四海武王周公之達孝則已而無朝夕推而放諸四海而準何則蓋德諧頑嚚則已所獨也故於舜謂之大孝繼志述事則人所同也故於武王周公謂之達孝非帝王之德有優劣易地則皆然

晏氏曰天下之理有本必有末舉其本而末從之所以然者得其要爾天地者生之本也而以郊社祭之先祖者類之本也而以禘嘗祭之君師者治之本也又能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可謂知所以報本而得其要矣推此以治國者其末爾所以如指示諸掌之易也

高要譚氏曰周公稱達孝可也然而與武王並稱何哉曰周公所以推之天下者即武王之事也武王為其事周公

廣其意此所以並稱爲達孝也繼文王之志述文王之事者武王之達孝也故能壹戎衣而有天下以終文王之受命繼武王之志述武王之事者周公之達孝也故能制禮以化天下而成文武之德

吳興沈氏曰其妙則藏乎性命之間其微則寓乎器數之際精粗隱顯兼得之欲知中庸之理觀諸鬼神祭祀之間斯可矣故以武王周公內況鬼神之道見於幽明有無之事明之又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爲何如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當其奠爵舉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爲如何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於郊社言禮禮者所以敬而已於禘嘗言義義者敬之義而已

建安眞氏曰自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下至此章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爲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周自大王實始翦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爲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

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

錢塘于氏曰夫親親貴貴尊賢下下長長此五者具見於宗廟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善繼志述事如此可謂盛矣此皆大王王季文王之所未爲武王周公通變而爲之不謂之達孝可乎達者不拘故常固有通變之義先儒以前所言達禮通天下可行因謂之達孝殊不思此謂其達者指善繼志善述事而言非可指達禮爲達孝也

山陰陸氏曰以社之禮爲事上帝者蓋祀昊天上帝則百神與雖及地祇是乃所以事上帝也

晉陵喻氏曰學者或疑武王之事不出於中庸故夫子稱舜禴文王而後繼以武王周公之事而加詳焉其曰達又曰善繼善述又曰孝之至者尚何疑於武王哉

新定顧氏曰周自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勳考其用心唯欲措斯世於平治而已則論武王周公之繼志述事莫先於卒其伐功也今也語不一及而獨備言祭祀之事何耶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祭祀禮樂之至盛者也論武王周公之繼志述事而及於祭祀者言其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之事實也　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上古人譬言事之易大抵以此因論祭祀縱言至於此耳郊社言禮禘嘗言義互文也

新定錢氏曰達孝當就繼志述事上看若以無改父道爲孝則武王不宜伐商若以友于兄弟爲孝則周公不當誅管蔡未可與權者未足與議也故以達孝稱之是其伐也

其誅也乃所以善繼志述事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鄭氏曰方版也策簡也息滅也敏勉也樹謂殖草木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也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爲政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屬在下脫誤在此

孔氏曰自此至成功一也一節明孔子荅哀公問政之道在於取人修身幷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在於方牘簡策

河南程氏曰蝘蜓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　又曰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伊川　又曰不知天則於人之知愚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藍田呂氏曰所謂文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爲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敏速也得於性之所宜則其成也速木之所以植土性之所宜也政之所以行人性之所宜也庸者人道也政不離於人道則民之從之也敏植木於地則木之生也敏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政者所以變化其不爲人者使之爲人而已如蒲盧化其非己者使之如己而已爲政之要主乎治人而已故曰爲政在人人道不遠取諸其身而已故曰取人以身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取諸身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取諸身也道者人倫之謂也非明此人倫不足以反其身而萬物之備也故曰修身以道非有惻怛之誠心盡至公之全體不足以修人倫而極其至也故

曰修道以仁夫人立乎天地之中其道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也其所以異者天以陰陽地以柔剛人以仁義而已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仁者合天地之中所謂人者而言之非揩乎有我之私也故非有惻怛之誠心盡至公之全體不可謂之仁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雖無間而有等差則親親大矣所大者行仁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行仁之道時措之宜則有義也天下所宜爲者莫非義也而尊賢大矣知尊賢之爲大而先之是亦義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中父子首足也夫妻判合也昆弟四體也其情不能無殺也尊賢之中有師也有友也有事我者也其待之不能無等也因是等殺之別節文所由生禮之謂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君子修身庸行而已事親者庸行之本也不察乎人倫則不足以盡事親之道故人倫者天下之大經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人心之所同然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知人者也人心之所同然者天地之經也順天地之經而不違則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知天者也

建安游氏曰蜎蛉有可化之質蜾蠃有能化之材知是說然後可與言政也然則政之所託可非其人乎故曰爲政在人人固未易知若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圓曲直無所逃矣故曰取人以身規矩準繩無他人道而已故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上欲得乎民在下欲獲乎上皆以修身爲本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吾未之聞矣至於能事親則修身之至也知事親則德之本立矣而不知人則上以事君下以取友去就從違莫知所向而貽其親之憂者有矣能知人則事親之至也知人者智也而明或不足以自知將逆詐

德不信而不省之心應之莫知其然也蓋知人者可與言理知天者可與言性至於能知天則知人之至也親親之殺事親者能之尊賢之等知人者能之

延平楊氏曰人存則政舉故爲政在人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故取人必以身修身而不以道非有諸己也則身不足以取人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故修道必以仁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於一己者也蓋無公天下之誠心而任一己之私意則違道遠矣然仁者人也愛有差等則親親爲大義者行吾敬而已時措之宜則尊賢爲大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親親之殺也有就之而不敢召者有友之而不敢臣者此尊賢之等也因其等殺而爲之別禮之所由生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其斯之謂歟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事親仁之實也故修身以事親爲本仁者人也非私於一己者也事親而不知人則其錫類不廣矣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也其知人乎知人而不知天則夷子之二本也蓋五品之差天敘也先王惇五典而有厚薄隆殺之別焉明天敘而已

河東侯氏曰文武之政或舉或息繫乎人之存亡若待文武興而舉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謂其能由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文武而已文武之政順天理人事施於有政以人治人爾以人治人民之從之也輕故曰人道敏政人道仁也堯舜之治天下仁而已爲政以仁則不見而章不動而化不言而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猶地道之敏樹也雖然所以然者誠也天地不誠不能生萬物爲政不誠不能化萬邦故又曰政也者蒲盧也化蜾蠃之子而

子之無非誠也蜾蠃二物感之以誠宜通顯微尚能化而類也況至誠爲己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施之有政其有不化乎此爲政所以在人也然而天下之大萬機之繁非一人所能舉也必得天下賢聖而共之身苟不修則賢者不屑也故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在乎率性修道之教在乎爲仁仁人也人之大親親也親親如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也父子定則人道立矣人道立則施之有政者義也義之所宜者尊賢爲大親親爲大內則父子也尊賢爲大外則君臣也父子君臣之道天下之大經也中庸之大義也禮之所生也禮之所生者不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各當其分而已爾故又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實難知知人則哲能官人欲知人而不知天則賢不

省或失其宜雖知有所未盡亦非知人也人之道天理也盡天理則道盡矣已不能盡天理安能知人乎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道天悖禮知人者鮮矣堯之親九族亦曰克明俊德而已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雖柔必強是第二十章此第二十章第一節哀公魯君名蔣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下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

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或問蒲盧之說何以廢書說而從沈氏曰蒲盧之爲蜾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也唯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

石林葉氏曰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策以衆聯方一而已

海陵胡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文武興而民好善是人道敏疾於政也蜾蠃無子取螟蛉之子化而爲己子如聖人以善政善教化於民化其邪歸於正化其惡歸於善化其佻薄歸於醇厚如蒲盧然則聖人欲善政善教之被於天下何道則可在乎得賢人爲之輔佐欲得賢人以何道在乎從己之身以觀之何者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周公攝政則召公疑仲尼見互鄉童子而門人惑以召公之賢孔門之哲尚疑周公惑仲尼故將欲知人必先自修身以至於聖人之域然後從而觀人則無不知矣雖親親爲大然恩當有隆殺如三年周春大功小功之服下至緦麻袒免是各有隆殺也雖則尊賢然德有小大爵有高下禮者所以辨其隆殺高卑之別故曰禮所生也思事其親不可以不知人須得賢人而親附之則知所以事親之道故尚書載堯之事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堯能明俊德之

人而與之處故九族之人相與親睦思欲知人者必知天之心知天心則聖賢之心也天以生成萬物爲心而聖人以生成天下爲心其體雖異其德一也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能知天則是知性者也知性則知人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嚴陵方氏曰以文武對哀公之問者以迹言之其政則詳而易明以時言之其政則近而可考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亦以相去之時爲近故也方策與周官內史所言同義木曰方竹曰策先方而後策者小大之序也布在方策言其具載于書也政非人則不能遠成樹非地則不能速生修身以道者亦導其性之所有而已率性之謂道是也仁不止於親親特以親親爲大耳義不止於尊賢特以尊賢爲大耳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蓋謂是矣

新定顧氏曰蒲盧水草蒹葭之類易生之物也夫子以蒲盧譬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傳命譬德之流行也論政之行固如此原政之立則惟在於得人有虢叔閎天之徒則文王之政可舉有亂臣十人則武王之政可舉然非文武則虢叔閎天之徒亦見其遐舉遠引耳雲之從龍風之從虎賢臣之從聖主自然之理也故取人必以身延平周氏曰仁不止於親親而入則以親親爲大義不止於尊賢而出則以尊賢爲大

山陰陸氏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於其不可傳也死矣故下文云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人道敏政言政之所以敏存乎其人也蒲盧所以祝而化之豈自外至哉是以省之速也取人以身言在我者無以揆之則所謂賢者

未必賢之故王者貴學修身以道若顏子是也其所以修之仁而已天下之道一仁而已義宜此者也禮體此者也知知此者也樂樂此者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若墨子尚賢愛無差等失是矣知人而後知天序也今其言如此者知天不盡則人豈能盡哉蓋二類相資同時俱妙也

晉陵喻氏曰政之在人猶木在地中其生日升蓋無晷刻之不敏也非人從而伐之則未嘗不升也人之於道無日而不進猶天之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息則吾所得於天者消矣修身之道不本乎仁則孰知其輕孰別其重仁也者所以爲知輕別重者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所謂仁者非謂日以布帛衣之以穀粟食之也亦心知夫天下之所當爲者吾則爲之知夫天下之所不當爲者吾則不爲耳所當爲者必可以愛人也必可以利物也必可以廢也萬世不能廢也豈不爲天下之大利哉所不當爲者必爲人之害也豈不爲天下之大害哉其害物之害也必可施於遠也必利一而害十也吾輕舉之子孫不廢後世不廢豈不爲天下之大害哉其得天下其失天下豈不昭昭然哉故所謂得天下以仁非穀粟布帛之謂也無輕舉措而已如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修道所以必以仁也孔子之於門人未嘗輕言仁也欲識仁乎仁者人也此言甚切可以識仁矣人也者與天地並生配天地而謂之三才盡人道而後可以謂之人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言盡人道也義者宜也以一身應天下之事無不得其宜也

吳興沈氏曰論語一書首以學而次以政蓋言學然後爲

政也夫子所謂學而時習豈誦習云乎哉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學也以之臨政豈非治國平天下之事乎中庸自天命之謂性充而爲周公之達孝皆聖學之妙也爲政之道雖寓乎其間曾未標目之也至此以哀公問政繼之亦本末先後之序也文武之政燦然於方策間然文武之人存則文武之政舉文武之人亡則文武之政息非直文武然也有知人知天之人是亦文武之人也文武豈異於人哉盡人道全天理推己之道合彼之道一天下於人道者也故人道莫敏於政地道莫敏於樹人君以人理化天下則天下翕然從之如萬物得雨露沾濡雷風鼓舞勃然皆生天下化人君之政亦若是已蜾蠃嬴以其氣之同也人道之敏於政以其理之同也嗚呼政之化人其速如此然則人君爲政將何如耶誠在夫人理而已或謂

人非也人理者何仁義禮智之心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則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思與鄉人立望望然去之則必有羞惡之心有賓主則辭遜之心生遇邪正則是非之心生皆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所自有者也以是四者爲政亦因其所自有以復其理耳故曰爲政在人也然是道將何取之近取諸身足矣天下有是理我身亦有是理也欲求天下之理以吾一身觀之可也故曰取人以身然身不修則仁義禮智之理弗見矣而修身要必以道道之爲體彌滿六合將何以爲準的仁自性出性以道會必以仁爲準也故修道以仁然仁豈外夫人理哉今人乍見赤子入井之時是也無是心則非人也故繼以仁者人也仁固不外乎人理而親親則爲仁之大因言仁而及義豈仁之外別有所謂義哉思與鄉人立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之時是也故曰義者宜也義固所以爲宜而尊賢則爲義之大親親必有隆殺尊賢必有等差則禮之所在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與子思之意不約而同然而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修身以道修道以人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嗚呼人可知也天難知也人可至也天難至也知人則天斯知矣然則天者何以性道教言之則天命之謂性者天也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者人也以中和言之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天也喜怒哀樂之已發而中節者人也苟能知天則知人理之所在矣故曰人理天理是或一道也

高要譚氏曰此指明天下事業皆自人之一身中出也故論政當自人道始爲政之要在人而已身即人也求人之理當近取於吾身修身則人理著矣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夫子論政自人道始以人道反求諸身又自身推類以及人又自人推本於天以明天者性理之所自出而修道之本也精粗本末包括無遺此足以見中庸之道簡而大約而博也

晏氏曰鄭氏及諸儒皆以在下位不獲乎上此句屬在下脫誤在此非也禮記他篇有脫誤中庸無脫誤矣大抵君子先能修身事親則雖處下位而仰可以獲乎上俯可以治乎民所以繼此而言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不事親也大抵知天性則知人道知人道則知子道知子道則修身之道盡矣由是而上見知於君下見法於民一舉而兩得之不亦善乎

涑水司馬氏曰天子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爲孝諸侯以保其社稷爲孝卿大夫以保其宗廟爲孝士以保其祿位爲孝四者非得賢人以爲冂友不能全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夫仁義禮智信皆本於天性其引而伸之則在人矣君子知五常之本於天有之則爲賢無之則爲不肖以此觀人人焉廋哉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兼山郭氏曰知人次於事親者不知人之賢不肖則失所親至於危親之道或陷之矣知天所以次於知人者不明夫所謂天德則人之賢不肖亦莫得而知之矣在下位不獲乎上說者謂錯簡重出

江陵項氏曰自此至明則誠矣總費而隱之義而極言之使學者循知仁勇之三等而用其知行之力以會於至一之地自首章而下大意皆總於此章文武之政費矣而在於修道以仁仁卒本於知天天下之達道五費矣而行之者三三卒歸於一天下國家有九經費矣而必本於至一之素定素定之目費矣而必本於誠身明善此皆發明費而隱之義也道總言之也仁人心也隱心而發爲仁仁之所形爲義仁義之節文爲禮禮之所從來爲知皆本於仁故曰修道以仁求仁必以知故事親必本於知人知天知人者知人道之不得不然也費也知天者知天道之不能不然也隱也尊賢爲上則足以取人矣禮所生也則足以爲政矣政而本於人費而隱也仁而推於義與禮隱而費也　又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生也此言禮義皆出於仁以明修道之必以仁也仁者人也即指此身言之此身全體無有不仁則其發用義者宜也即指道理言之此義即天下之達道也古人言道多處自無往而不爲義也義

以禮義言之表記言人者仁也道者義也正與此章義同
天下之人物雖皆此身之所當體然未有親於父母者故
曰親親爲大天下之事理雖皆當以義制之而未有先於
尊道而尚賢者故曰尊賢爲大既有大小則便有隆殺等
差而禮節興庶政出矣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
也言仁既生義而仁與義又共生禮也凡此皆以明仁能
修道之義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言修道以仁之方也修其事親
仁之事也知人知天人之理也欲爲其事者不可不知其
理也生曰人死曰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生也仁者人
也仁者天地之心聖賢之德也有人之形即有人之理此
形此理皆受之於父母者也知此則知人之所以爲貴而
親之爲大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而此形此理

父母孰從而得之等而上之至於百世之前不知其所始
也等而下之至於百世之下不知其所終也是孰爲之哉
此即天地生物之心流行而不已者也此仁之大本也故
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中庸之言道所以必自天命
之性言之也

廣安游氏曰自後世觀之武王之政不行於天下非無是
政也考之方策文武之政具在其中特患乎無其人以行
之耳夫七廟之制禮之當然也惟周能備有焉四學之制
亦禮之當然也惟周能備用焉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假如
尊尊賢賢親親老老幼幼古未有能兼舉者也惟周能備
舉之四代之禮四代之樂四代之官四代之富堂車旗衣
服亦惟周能備舉之上文言踐其位者其所當踐之位也
惟周能踐之行其禮者其所當行之禮也惟周能行之以

至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凡此者
惟周能盡之此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也植物於此忽然而生長茂遂爲政於此忽然而黎民於
變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所謂敬也鄉也桑蟲之子今爲
蒲盧鄉也未位之天地也今爲已位之天地鄉也未育之
萬物也今爲已育之萬物鄉也商紂之天下也今爲郁郁
乎文之周蓋得其人則變之易化之速也爲政在人人者
謂帝王之佐也天下之理於其相須者固有契合而響應
者也堯有舜舜有禹禹有湯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所謂
人也然是人必吾能知之又能用之然後其人可得而取
也身能明中庸之道然後能知中庸之人身能行中庸之
道然後可以盡中庸之才之用故曰取人以身修身不可
不以道道之用無乎不有然其所自則起於仁仁者人也

此以人理言也假以惻隱仁之端言之夫人有是心所謂
人理也推是以往爲孝爲悌爲忠信爲博施皆由是人理
而起故曰仁者人也然仁實起於親親有親親則有尊尊
親親有其殺尊賢有其等經禮曲禮由此而生故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若不勝其繁也總而名之曰仁者而已自殺與等言之亦若不勝其繁也總而名之曰仁
義而已仁與義岐而二也生於親親而已親親尊尊生於
意之所安意之所安生於心而已心正而意誠意誠而仁
立仁立而義起義起而禮生天下之治燦然畢陳於前矣
修身本也事親修身之本也君子之於修身事親而要之
於知人知天則天地萬物之理咸具於此無有不得其所
者矣

莆陽林氏曰思修身不可不事親者人欲修身莫先於承

順父母而父母不能承順則如何謂之修身思事親不可
不知人者欲盡事親之道必在其得正人苟目與正人親
則可以起敬起孝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也天者道德性
命之理欲知人有道德性命之理必知吾天性先有此也
建安眞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人既曰志
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
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身之全德志乎道而
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
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
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
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
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粟穀焉生
意不存枵然死物耳此孟子言仁之至要也

東萊呂氏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
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
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若要眞
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自致知格物以
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
知人知天則眞是難見古人立言句句眞實又非可以移
換增損也須見得灼然移換增損不得方盡
嚴陵喻氏曰春秋之時王迹已熄時君莫非富貴強兵是
務而哀公獨以政爲問其天資加於人一等矣理之所在
身與親一親與人一人與天一子思子因論修身之道極
本窮原而歸於不可不知天蓋曰能事親則能修身能知
人則能事親能知天則能知人未有不能於此而能於彼
者深以發明是理之本一非謂因欲修身而後思所以事

親因欲事親而後思所以知
天也子思子之言明白已甚學者儻或泥於辭而不逆其
志何以達是道之一貫哉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
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
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
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鄭氏曰達常行者百王所不變也困而知之謂臨有不足
乃始學而知之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修身謂修身以此三者爲基

孔氏曰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其義一也古今不變
也自好學而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說修身治天下之道好
學近乎知覆說前文學而知之力行近乎仁覆說前文利
而行之知恥近乎勇覆說前文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也
河南程氏曰天地生物本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明道 又曰大凡於道擇
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
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 伊川 王彦霖問道者一心也
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
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
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智不
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

之外更別無誠　又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伊川　又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伊川　又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伊川　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　伊川　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者也力行學之近乎仁者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猶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謂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足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　橫渠張氏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意莫先焉又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其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

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強行此五者

藍田呂氏曰天下古今之所共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道者天下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有異也既未有異是乃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學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身之修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身修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也此者何中庸而已　又曰性一也流行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

建安游氏曰人倫天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知仁勇天下所同得也故謂之達德德者得乎道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之成功至誠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知者知此道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仁者體此道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勇者進此道也故曰知恥近乎勇蓋知恥則能有所不

爲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矣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謂我無能焉夫成德豈易得乎能知好學力行知恥則可以入德矣

延平楊氏曰五品人之大倫天之性也不可須臾離焉故謂之達道知仁勇三者所以行達道而得於身也故謂之達德於是五者之道生而知安而行仁也學而知利而行也困而知勉強而行勇也三者天下之達德而入欲不得而私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而已雖其心之所至有差焉爲其爲達德無二致也故曰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夫五品之敘天也先王惇五典敷五教以迪之所以事天也蓋天下唯是五者而已離此以爲道則冒險阻犯荆棘非通道也行之天下人倫絶而天理滅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亦豈有他乎哉人倫之至而已故上

言不可以不知天而繼之以此好學以致知故近知力行則能推其所爲故近仁知恥則必思徙義故近勇三者入德之方故知此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成己之道得矣成己所以成物也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天下國家之本在是矣

河東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二節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

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弗也此人之氣稟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少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

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海陵胡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人倫之大端百王不易之道可通行於天下故曰達道博通物理謂之知廣愛無私謂之仁果於行事謂之勇無知則不足以知事之是非無仁則不能行知無勇則不能果敢而行三者皆人之性內得於心謂之德可以通行於天下故曰達德行此五者在乎知仁勇三者行之在乎至誠一者至誠也困者臨事不通之辭安行者從容中道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利而行之者謂不由中有所利而行之勉強行之者謂有所不足或有所畏懼不得已而爲之也

又曰天下之事至廣也聖人之言至深也惟聖人能通之賢人以下必學然後可以幾近於聖人之道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此故天下之事可以通聖人之言可以知是能幾近聖人之知仁之道至大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於子路冉有公西赤但言治千乘之賦爲百里之宰仁則吾不知也是聖人之重仁也彼若能勉強於道力行孝於其親力行忠於其君力行慈於其民則可以幾於聖人之仁矣聖人之勇勇於義能知有所恥則可以幾近於聖人之勇如恥其不仁而爲仁恥其不義而爲義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爲法於天下我未免爲鄉人此知恥者也知自修身則可以治於人知治一

人則千萬人之情是也知所以治人之道則至天下之大
國家之衆皆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知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
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知也仁也勇也皆生知
安行也在賢人則知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
則知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知爲學知利
行勇爲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者又其次也即此知之事也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即此行之事也表記曰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亦此之意知之存乎心故曰
及其知之一也行者見乎事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晉陵喻氏曰人倫之道五天下之理盡於此矣然自天子
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故五者朋友爲急苟非朋
友則君臣未信之諫以爲謗也父子責善之離至於賊恩
也兄弟至於鬩夫婦至於怨四者其道甚大何自而講之
講而後明明而後行者其誰哉夫生而知與學而知困而
知相遠也而聖人乃以爲及其成功一也者何也道無遲
速無先後苟真知之則其知一而已學者烏可自畫哉
莆陽鄭氏曰中庸之道本無二也知其幾也仁其量也勇
其力也近之爲言要也知無所不知好學好問則知愈廣
矣此爲致知之要仁無所不濟力行則不爲私奪不爲利
回則仁愈固矣此爲克濟之要勇無所不任恥於不善則
斷然爲善矣此爲勝任之要有此三者其何理之不燭何
善之不充聖人所以爲人倫之至者有此而已矣君子不
可不知其端也能躬行於吾身則國家天下無餘事治身

治人豈有二道也哉

吳興沈氏曰行天下之達道者在夫三德則知仁勇之所以爲達德也者皆吾性之所發見者也故所以行是三德者一也一者何也性也生知學知困知雖不同及其致知而見於性一也安行利行勉強而行雖不同及其成功而復於性一也子思論爲政言此於知天之後有旨哉

江陵項氏曰知者生知安行天之道也此之謂性仁者學知利行勇者困學強行皆人之道也此之謂教上言思修身思事親思知人三思皆求之也知斯三者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四知皆得之也求之者自費而隱得之者自隱而費

永康陳氏曰無所不通之謂達天下共由之謂達道五品通天下所共由者也知其至謂之知至其至謂之仁力其至謂之勇是知仁勇所以得夫吾心者也通天下而共得之故謂之達德之要在誠其身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者知吾之有是達德達道也行者行吾之達德達道也嘗試觀之童孩之良能則生知安行不獨於聖人而得也聖人能不失耳吾既已化物而失之矣喪心失靈其誰之咎能知其咎則學而知利而行以復吾性之所固有不然則無恥也既已無恥固當自反故困知勉行知無恥之恥卒亦復其所固有有寶於此既失復得與本不失者同寶既無缺我亦何損此聖人所以達而歸之於一亦其本然也反其本而示之恥待其自至而要其終不使天下有自棄之人其聖人立言之本意也哉雖然知而不行不足爲知行而不知不足爲行生而知則安而行學而知則利而行困而知則勉而行非二道中庸所以兼言之學不外馳

必能知其至行所當行必能至其至恥其不及必能力其至至者何以達德行達道也推斯心以往則知所以修身者在此由身而推之人推之國家推之天下無不在此其道不既要矣乎若夫由知仁勇而行道自爾達無所事乎推矣

晏氏曰說者皆以行之者三爲知仁勇行之者一爲至誠詎可便指一以爲至誠乎殆亦非也爲是說者蓋泥夫經言知仁勇斷於行之者三之後故遂以行之者三爲知仁勇則似之矣奈何於行之者一之後即無一言以及至誠詎可便指一以爲至誠乎殆亦不思之甚矣大抵人倫之五者天下之所共由故曰達道知仁勇之三者天下之所同得故曰達德達道之五者君臣之道行於朝廷父子夫婦昆弟之道行於閨門朋友之道行於鄉黨推而行之大槩有三矣此非行之者三乎達德之三者知之德則不惑仁之德則不憂勇之德則不懼三者雖不同其歸於修身則一而已非行之者一乎蓋經於文下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以是見之也知之者存乎智行之者存乎仁是是非非之謂智愛人利物之謂仁智之所知雖有頓漸及其能辨是與非則一而已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仁之所行雖有優劣及其能愛人利物則一而已故曰及其成功一也知者所以窮理好學之人雖未能窮理而亦庶幾於明理故曰近乎知仁者爲道則遠力行之人雖未必能極而亦庶幾於致遠故曰近乎仁勇者所以爲義知恥之人雖未必能盡義而亦庶幾於徙義故曰近乎勇

高要譚氏曰天下之達道即中庸之道也天下之達德即中庸之德也道出於天命之性而所以行此道者知仁勇

也知則見道明仁則守道固勇則進道速此三德者行道之器也猶人適千里之遠也道如大路然知譬則目也仁譬則身也勇譬則足也目能視身能起足能到三者交相爲用然後可行也故身爲體而目明足健然後可以行路而至於遠仁爲體而知明勇決然後可以行道而至於聖所以行之者三即此知仁勇之謂也所以行之者一何也一者本心之實理也理該萬殊皆同一本故總謂之一也達道五一一皆有實理無實理則非道也達德三一一皆有實理無實理則非德也道有五名而實理則一德有三名而實理則一所以行之者一即實理是也何以見實理之爲一也天命之性即理之所在也人之才質雖有知愚賢不肖之殊而天命之性未嘗有知愚賢不肖之異循是理而求之果臻其極則同歸于聖可也人之才質上焉者

生知安行中焉者學知利行下焉者困而知勉強而行三者之相去雖甚絶遠要其同歸略無少異

建安眞氏曰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之路也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得也故曰達德道雖人之所共由然非知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滅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眞實而无妄是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爲君必盡君道以之爲臣必盡臣道處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者矣又曰旣言三達德又教

人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
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矣力行不
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
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
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
則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
之而已爾

林氏曰好學力行知恥雖未足以盡三德之要也故以近
爲言聖人設教未嘗以難者輕語乎人亦未嘗以難者重
絶乎人如剛毅木訥則曰近仁忠恕則曰違道不遠皆此
意也蓋知本難言惟好學則足以致知斯近知矣仁本難
言惟力行則不患乎道遠斯近仁矣勇甚難言惟知恥則
不難於徙義斯近勇矣此聖人誘學者入德之方也若指

好學以爲知力行以爲仁知恥以爲勇則非矣修身治人
以至治國平天下成已成物之功也三者苟知特舉而措
之耳諸儒以生知安行爲仁之事學知利行爲知之事困
知勉行爲勇之事其說如何曰此非知道之言也夫子曰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聖
人於三德不輕如此曾謂可以優劣等級論乎中庸以舜
言知以回言仁以由言勇特以事相比而已非謂由不如
回回不如舜也今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困知
勉行爲勇是勇次於知知次於仁而勇特中人以下之事
豈夫子意歟

錢塘于氏曰謂所以行之者一非止以此一行知仁勇三
者乃謂知仁勇三者行於達道亦此誠之一有以爲之也

此窮源反本之論

新定顧氏曰上言致知人君之先務下文遂具陳知天理之說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昆弟曰朋友之交通行於天下惟此五者也所以行之者三有德則道行無德則道廢曰知則知乎此理者也曰仁則行乎此理者也曰勇則果斷於有行者也通於天下之謂達得於中之謂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上文之所謂天三德之行天理之運動也因又推明致知力行之說致知一也有生而知有學而知有困而知力行一也有安而行有利而行有勉強而行稟賦有卑高造道有難易及其知之一也皆知乎此天理爾及其成功一也皆行乎此天理爾嗚呼夫子之告哀公本以荅為政之問也而詳及於學學其政之本歟又曰知知道之至者也人而好學則足以知此道當通從雖未能盡知而近乎知矣仁體道之純者也人而力行則其所學形於日用雖未必純乎道而道與身不為二物故近於仁勇無所沮撓者也人而知恥則斷不為不善夫於不善斷有所不為雖未必盡勇而近乎勇矣知仁勇之極致又知好學力行知恥為近之則凡修身之事其有不知者乎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一人之事人非有二事故曰知所以修身體驗於己推行於即千萬人之事數有多寡理無彼此故曰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講義　又曰知仁勇夫子屢屢兼三者言之見得闕一不可知能知了仁能守之又須是勇始得不勇當不得大事荅問　施氏曰可以由之一身不可與天下共由非達道可以得之一身不可與天下同得非達德知者不惑則明足以見之仁者不憂則靜足以守之勇者不懼則動足以行之所

以行五者必以知仁勇是不以天廢人也所以行三者必以誠是不以人滅天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一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鄭氏曰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不惑

所謀良也不眩所任明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稟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一謂當豫也

孔氏曰此孔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有九重及覆說九經功用并行九經之法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多其祿崇重而已不任以職事好謂慶賞惡謂誅罰同姓有親疏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是勸親親也日省言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月試其所作之事也既廩稱事功多則廩厚功少則廩薄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註引稟人

證既廩稱事乘謂計筭其所爲之事考其弓弩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也治亂持危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

河南程氏曰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伊川又曰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藍田呂氏曰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修身九經之本必親師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道之所進莫先於家

汝衆之以親親由親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我之於道也知崇則無不知有諸己矣禮卑則無不敬能有諸己矣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顯沛造次一於禮而不違則富貴所不能淫貧賤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所謂強立而不反者也故曰修身則道立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禮義由賢者出知賢爲可尊則學日進而知益明然讒色貨之害皆足以奪夫正唯知之審信之篤迎之致敬以有禮則患賢者不至未之有也故曰尊賢則不惑又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好則與同其樂所惡則與同其憂此諸父昆弟所以相勸而親故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又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大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也非其人黜之可也任之則信之信之則敬之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既任之矣又使小臣間之諫必不行言必不聽而怨乎不以內適足以自眩外不足以圖治矣託之以大任則小事有所不必親必使慎簡乃僚惟所任使則大臣勸於事君矣故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所報可知矣待之以忠信養之以重祿此士所以願立乎其朝矣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愛之如子則凡可以安之者無不爲也使之所以佚之取之所以治之雖勞而不怨此農所以願耕於其野矣故曰子庶民則百姓勸又曰時使薄斂所

以勸百姓也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男不得專事於農女不得專事於桑且將爲陶冶爲梓匠爲釜甑以食爲宮室以居爲耒耜銭鎛以耕耨欲其穀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得乎故曰百工之事國家之所不可無也雖曰末技所以佐其本業者得以盡力此財用所以足也所以來之者亦能辨其苦良而制其食則工知勸矣如棄人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此所謂日省月試既廩稱事者也然則來百工而不來商賈者蓋百工之所須皆商賈之所致也百工來則商賈自通有不必道也遠人惟可以柔道御之遠者不柔則邇者不可能故聖人貴乎柔遠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遠也柔遠能邇此四方所以歸也繼絶世者無後者爲之立後也舉廢國者已滅者復之也治亂者以道正之也持危者以力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而薄來燕賜多而納貢薄也凡此皆所以懷諸侯也懷其德則畏其力矣九經雖曰治天下之常道無誠以行之則道爲虚矣雖終日從事而功不立也人不信也此不誠所以無物也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誠也

建安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取人以身故修身然後知賢之可尊齊明所以一其志盛服所以修其容非禮勿動則内無逸德外無過行内外進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修身則道立去讒則任之專遠色則好之篤賤貨則義利分故尊賢則不惑尊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禄所以富之同其好以致其利同其惡以去其害則禮備而情親諸父兄弟所以望乎我者足矣

故親親則不怨　又曰不惑在理故於尊賢言之不眩在事故於敬大臣言之　又曰人情莫不欲逸也時使之而使有餘力莫不欲富也薄斂之而使有餘財則子庶民之道也故百姓勸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惰者勉而勤者說矣此來百工之道也故財用足送往迎來以厚其禮嘉善而矜不能以致吾仁待之者甚周責之者甚約此柔遠人之道也故四方歸之繼絶世則賢者之類無不說舉廢國則功臣之後無不勸亂者懼焉危者怙焉其來也節以時其往也遣以禮則懷諸侯之道也夫如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天下畏之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爲虛文是無物也

延平楊氏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君臣一體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矣子庶民則百姓勸者赤子之無知雖陷阱在前莫之知辟也使之就利而違害在保者而已其子之也如是百姓寧有不勸乎　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收放心而閑之也去讒遠色賤貨貴者人君信讒邪通聲色殖貨利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而賢者不獲自盡矣雖有尊賢之心而賢者不可得而勸也尊其位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愛之欲其富也官盛任使不累以職則以道事其君者得以自盡矣故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遇之不以忠信養之不以重祿則士不得志有窶貧之憂尚何勸之有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之不盡其力薄斂之不傷其財則農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塗而養生送死無憾矣此所以勸百姓之道也　又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

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又曰自修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三節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於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修身則道立以下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以下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曰九經之說柰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

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勿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狥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諫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昏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繼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故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

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殷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唯康叔聃季相與來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時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姑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爲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據授節委積者此長遠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　又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

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婉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衡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

嚴陵方氏曰九經所以爲天下國家而已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故以修身爲先道無廢立也自體之於身言之修之則立不修則廢而已尊賢則能遠佞人而不爲所惑故尊賢

則不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固不止於諸父昆弟止言諸父昆弟不怨者蓋諸父不怨以其能孝故也昆弟不怨以其能弟故也親親之道孝弟而已謂之賢則宜有大臣之位謂之大臣則宜有賢之德自其修身言之故以德爲主而曰賢自其治國言之故以位爲主而曰大臣也以德爲主故於賢曰尊以位爲主故於大臣曰敬言羣臣則上有以別於大臣言士則下有以別於庶民士亦臣也而羣臣不止於士於體言羣臣以見君之於臣無所不體也於報言士以見卑之於尊皆知所報焉爲民父母者君也故於庶民曰子百姓舉其政之成庶民言其類之衆百姓貴而少庶民賤而多以庶民之賤猶且子之則百姓之貴可知以百姓之貴猶且勸則庶民之賤可知百姓庶民亦互言之爾來百工者使無他之之謂來工則居官府者

也所以生財者在乎農所以運財者在乎商農非器則財不能以自生商非器則財不能以自運由是言之財所以足於用者莫如器器所以足於用者莫如工故曰來百工則財用足農之器則耒耜之類是也商之器則舟車之類是也遠人各在東西南北之方故以四方言之諸侯則溥天之下所與共守也故以天下言之心不爲欲惡所貳德不爲情僞所蔽此之謂齊明讒足以亂人之聰色足以蔽人之明去讒遠色則所聽者賢言所見者賢行賢所以資祿德所以制爵賤貨則所以養賢之祿厚矣貴德則所以命賢之爵優矣若是則足以尊賢而勸之也去則去之而不留遠則遠之而不近尊之欲其貴故尊其位愛之欲其富故重其祿則親無賤貧者矣與其親之富貴而去其親之貧賤則同其所好惡矣若是則凡所親之親其有不勸者乎凡有治者皆曰官若所謂天官地官是也盛任使則若天地四時之官其屬皆六十是也蓋大臣所以任道而逸小臣所以任事而勞官盛任使則所以代大臣之勞者至矣故足以敬大臣而勸之也忠信重祿則非忠信者其祿輕矣體羣臣之道於是乎在蓋體者待之大小各有體故也時使若歲不過三日是矣薄斂若法不多乎什一是矣使之時則民力不竭斂之薄則民財不匱愛養之至則父母之於子亦不過若是而已故百姓所以勸百姓勸則庶民無不勸矣日省者視其勤惰以防其冗食月試者考其功治以要其實効視其勤惰宜數而詳考其功治宜疏而簡若季春之月所謂百工咸理監工日號者日省之謂也若孟冬之月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者月試之謂也省試盡矣苟無以養之則不可故繼之以既廩稱事既其所

廩之食則上之祿不嗇出稱其所作之功則下之力不虛役若是則百工其有不勸財用其有不足者乎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者於其往不足追也送以出之而已於其來不必拒也迎以入之而已善者不足舉也嘉之而已不能者不足教也恤之而已凡以其俗慢易風化之所難及故也若是則遠人其有不柔四方其有不歸者乎世之統緒國者地之封域世以人而絕國以地而廢絕世則繼之使續廢國則舉之使興亂者治之使理危者持之使安或春夏或秋冬所謂朝以時也或比年或三年所謂聘以時也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其往已聘而還圭璋所以薄其來厚往則我於彼無虛拘薄來則彼於我無煩費若是則諸侯其有不懷天下其有不畏者乎九經之別如此所以行之一歸乎中而已

延平周氏曰先庶民而後百工抑末也言工不言商者爲工者尚且來之則其通有無於道路者可知矣遠人先於諸侯者其猶序六月之詩以蓼蕭先於湛露蓋不其柔遠能邇之意羣臣者兼士言之也果上之人有以體察之則其所謂見危授命見得思義者出焉故曰報禮重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四方以對四國則四方爲四國之外言天下以對四方則天下爲四方之內　又曰齊明以致一盛服以盡恭非禮不動以克已所以修身也尊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祿所以富之君子之於親也豈特富貴之而已又將端吾之好惡而與之同也日省月試所謂稽其功緒者也既廩稱事所謂均其稍食者也送往迎來禮也嘉善而矜不能仁也先王待中國固異於遠人厚往而薄來所以待中國也送往迎來所以待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

仁也亂者治之危者持之義也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禮也然是數者皆言勸唯修身與柔遠人懷諸侯不言之者蓋修身無意於勸而勸自存故曰大人正已而物正遠人責之略則勸莫得以言諸侯責之詳則勸不足以言行之者一致一也

馬氏曰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有以致其要亦必有以致其詳故修身者所以致其要也而九經者所以致其詳也夫身者政之大本身立則政立故先修身而賢者修身之輔也故繼以尊賢修身則內有所守尊賢則外有所正內外之德成然後可以有爲於天下以其爲治之序則先親而後疏故言親親而繼之以敬大臣體羣臣自貴及賤故繼之以子庶民來百工自近及遠故繼之以柔遠人懷諸侯此其序也齊明所以內潔盛服所以外莊非禮勿動則所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慮必依於禮賢者任之能者使之此官盛任使也

山陰陸氏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誠也在易有之執是也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執元亨利貞不眩見道者也非直不惑而已蓋道不可以聲音貌象求焉以目求之則眩矣以耳聽之則眩矣齊明盛服若顏子是已故曰不遠服以修身也外能去讒內能遠色所寶惟賢此賢者所以勸也變云勸者言尊賢而賢不勸非所以尊賢也他言勸皆倣此同其好惡異之私恩也同之公義也既讀如字說文曰小食也送往迎來主道也非君道也嘉善而矜不能毋道也非父道也

海陵胡氏曰修身則道立以下明九經之效敬大臣則不眩者大臣盡忠竭節以事其上賢不肖乃分辨故上之瞻

視無所眩惑體羣臣者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來百工則財用足者制度修舉器用充給故財用足齊明盛服者既齊潔嚴明以治性於內又盛飾其服以整飭於外去讒遠慝者讒人不退則賢人不進色惑人則性昏性昏則善惡不能別賤貨而貴德者國寶於賢不寶於貨重其祿不言與之政者親族之間有賢則任之不賢者但尊其祿位而已同其好惡者富貴人之所共欲也貧賤人之所共惡也官盛任使者大臣之居朝廷總綱領而已繁細皆委之有司然後大臣得安逸而正其綱領忠信重祿者既推忠信以待人又副之以重祿行之者一也至誠也廣安游氏曰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學聖人之學而其道則君天下之道也中庸所言親者親之大臣敬之羣臣體之庶民子之百工來之遠人柔之

諸侯懷之是孔子三言之推也言天下國家之人親疏遠近賢否大小之不齊無不得其所也古之爲天下者內之有家外之有王畿之國又外之有天下親親者家之事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則國之事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自天下而言也聖人之治天下內治其家外治其國又外治其天下而其原本於知所以治人治人之原本於修身經者言所以經紀天下者也又曰三綱五常之道本出於修身修身則道立道立則八者沛然順治矣賢者不尊愚不肖者不卑則賢愚不辨賢愚不辨則民惑而不知鄉方矣大臣而不敬廉陛下迫則貴賤大小之分不明貴賤大小之分不明則出政於此人將眩惑而不知所從矣　又曰中庸之學本以修身而修身亦列於九經者聖人之身出居明堂以臨天下其動容

貌正顏色興居進退之際即是治天下國家第一事齊言其齊一明言其如日月之明盛服言其弁冕端委以臨其下興居之際非禮不動此皆修身之體聖人坐廟堂象貌也體者不可以驟爲也中和積於中而誠正之體見於外聖人只消修身到這里才出坐朝廷治象固已見矣自此以下八者皆是政事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以勸賢此一事也尊賢則不惑者書曰任賢勿貳尊賢而有貳心則人惑矣其惑者何也其意若曰吾君之用是人也用之不力意者蔽於讒邪蔽於色邪蔽於貨邪不知德之爲可貴邪不然何用賢之不力也讒則人相勸於讒矣君蔽於色則人相勸而好色矣君蔽於貨則人相勸而貨殖矣君不以德爲貴則人不知德爲

賢矣如此則人惑而不知鄉方矣

晏氏曰箕子陳洪範則有九疇子思作中庸則有九經事雖不同其取於九數則一而已洪範九疇一曰五行者本於天道故曰惟天陰騭下民也中庸九經一曰修身者本於人道故曰凡爲天下國家也遠人在外諸侯在內先內後外乃其序爾今則先遠人而後諸侯何哉蓋遠人不柔則四夷交侵而吾征伐四出救患有所不給何暇懷諸侯乎是先柔遠而後懷諸侯者乃急緩之序不得不然爾旅獒言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然後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皆先柔遠人而後懷諸侯正與此合不然柔遠能邇書何以屢言之也語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此先親親而後敬大臣之序也此與夫骨肉咸怨侮慢自賢者異矣財用者商賈

之事也當言來商賈則財用足今乃言來百工何哉蓋備物制器者百工也財用之所由出也故攻玉之工至則寶玉之用足焉攻金之工至則金幣之用足焉耒耜之器成而絲枲之器成而穀入足於畫蠶繅之器成而絲枲入足於夜然則百工來矣財用胡爲而不足邪

温陵陳氏曰古之爲天下者賴諸侯以治之比之建萬國親諸侯是其意也然有幾內之諸侯幾內屬乎天子自幾之外環視天下皆諸侯也故諸侯能懷之則天下畏之舜於類帝之後即行巡狩之禮人以爲舜之警動諸侯而不知舜之巡狩所以慰安之也武王時邁之詩亦此意也然必繼絶舉廢者蓋諸侯世有其國而不至於廢絶者也殷能革夏之天下而不能革夏之諸侯周能革殷之天下而不能革殷之諸侯故其廢絶者亦從而繼之舉之

涞水司馬氏曰體者元首股肱義猶一體柔遠人者馭以寬仁不強致也敬大臣者苟其人不足任大臣之重則勿寘諸其位既寘諸位而復疑之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則讒慝並興大臣解體矣嘉善謂撫其懷服矜其不能謂不責其驕慢

江陵項氏曰道立則爲之基址也不惑然後講之明矣不惑者我不惑也不眩者人不眩也齊明盛服內外交修也讒也色也貨也三者害德之具三者不去有德者不可得而貴也聽公伯寮受女樂用田賦則夫子之道廢矣賢也親也大臣也士也民也工也皆言勸者皆同舟共濟之人必有以興起其勸心而後可孝經孝治章言治天下治國治家皆欲得人之歡心即此意

晉陵錢氏曰修身尊賢親親一家之經敬大臣體羣臣子

庶民一國之經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天下之經道立謂取人以身不惑謂人知所尚不眩謂人知所同敬百工庶官也謂之工者以其才能足稱其職也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來者取諸他國廣求之也財當爲材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言官之盛又任使之後世乃有尊爲三公而不任以事者矜不能不責其來繼其絶舉其廢治其亂持其危皆保全之以時不煩也厚往薄來重恩而輕利也

建安眞氏曰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修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修身始何邪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諸儒以一爲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修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長樂陳氏曰此即文武之政也其要惟一其別有九而其序則堯典所謂欽明文思至於黎民於變時雍夫子所謂修己以敬至於安百姓也

永康陳氏曰九經爲政以德爲本也堯舜至治之所由出也此一定不易之理欲知其要即是以心達心欲知其道只是居敬行簡故九經必自吾身而出修身則道立有本也尊賢則不惑本固也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愛始達也敬大臣則不眩則民具爾瞻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上下交孚也子庶民則百姓勸相勉於善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經制有餘也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視猶父母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如臨師保也

錢塘于氏曰以尊賢爲勸賢親親爲勸親親敬大臣爲勸大臣體羣臣爲勸士來百工爲勸百工皆加以勸之一字

者豈無意哉古之聖君所以爲天下國家用經而不用權用勸而不用懲苟有一毫用懲之意而無貶損謙抑之誠則非所以爲經矣勸道既行始可以言尊賢親親言敬大臣言來百工也如曰柔遠人懷諸侯此亦用勸之意不復贅言也說經者盡深味之

嚴陵喻氏曰吾夫子既列九者之經終之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蓋經雖有九所以行乎九經者未嘗九也亦本乎一心而已自古聖相傳之要曰惟精惟一曰咸有一德曰無貳爾心無非存養至一之本也此心惟一則九者各得其序經有九心亦從而九焉則顛倒錯亂而失其所以爲常道矣散於九而歸於一其示人君以心法之要豈不深切矣哉

嵩山晁氏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當任使各盡其材大臣濂然在上天下名實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

雲川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大學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中庸論九經亦自修身始而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以是知中庸大學一理也齊明者齊潔其心則明矣服外餘也修身而曰盛服何哉蓋服其服者必有君子之容未有服皺冕而心不敬者所謂外內交相養也前言修身以道言修之者必以道未言其所以修也此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言所以修其道者自此而始也

金華邵氏曰九經之目其先後固自有序然尊賢先於親親柔遠人先於懷諸侯者蓋禮義由賢者出不知尊賢則不能盡親親之道外寧則無內憂遠人未柔則諸侯不可

懷此九經之序也

宣城奚氏曰一者何誠而已姑以修身言之齊明盛服儼然而端莊非禮不動肅然而敬畏非誠乎誠於尊賢自然讒色之遠誠於親親自然好惡之同誠於敬大臣自然任使之專誠於體羣臣自然忠信之篤以至來百工而勸百姓柔遠人而懷諸侯一皆以誠行之焉有無實效者哉

新定顧氏曰此夫子平日之議論而子思子記錄於此爲猶治也以一身而膺天下國家之寄爲之儀表可不修乎身誠修則人有所觀感有所效法不勞經理而天下自治所謂修其身而天下平者也故曰修身則道立然非尊賢則講明之功開導之力規正之益其將誰賴苟無所賴則將茫然昧所適從故惟尊賢然後不惑古者立三公與之坐而論道此其故也漢儒有言人之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

者其求詳矣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謂也是故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君猶元首也臣猶股肱也分任天下之治者惟大臣可不敬乎敬之則言焉而聽諫焉而行無面從無後言天下事理無所欺隱一舉一措可無所疑故曰敬大臣則不眩眩亦惑也人君之於羣臣勢分稍相遠貴賤稍相絕則其休戚勞逸易於不相知不相知則不相恤此所以貴於體之體云者休戚勞逸視均一體之謂也然則又焉有不盡忠竭節以報其上者乎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人君之於庶民勢分相遼遠貴賤相殊絕則其利害得失尤不相知抑不思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君其可不視民如子乎人之愛其子者何所不至以愛子之心而愛民民不被其澤者寡矣民被其澤則感發興起亦惟恐其不至耳尊君親上不待論也故

曰子庶民則百姓勸人之生也必資財用曰農則所以致地利者也曰工則所以作器用者也曰商則所以通珍異者也是三者財用之所出非人君勸率招徠之則怠惰廢弛財用不足將至於民力困窮而禮義消亡矣此來百工以足財用所以不可已也不言農若商者舉工而言農商不待論也天下之勢有遠近人君之治無彼此治道立矣治功著矣遠人聞風而來固當柔之撫以恩禮之謂柔若是則來者愈衆所謂四方歸之也治道立矣治功著矣不恃其所能致而有輕侮諸侯之心則固當懷之念之不忘之謂懷若是則諸侯協心佐助於我勢莫大焉威莫盛焉天下其有不畏之者乎雖然就九經而論之言之先後誠有大旨然非必曰次第始終斷斷不易使人循序而行之也得其大旨於講明之初而遇事接物兼舉並行各得其當則庶幾無負聖人之訓矣　帝舜有庳之封尊其位重其祿之謂也同其好惡均其休戚之謂也遇其所喜則有慶賀遇其所憂則有弔恤之類是也

新定錢氏曰上言達德所以行者一而先之曰知天此言九經所以行者一而繼之曰明善明善即知天也所謂一也不知不明安知一之爲何物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鄭氏曰跲躓也人不能病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困乏也欲爲事時豫先思定則臨事不困行而豫思定則不病道而豫謀定則道無窮

橫渠張氏曰事豫則立必奮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又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致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以應物也

藍田呂氏曰豫素定也素定者先事而勞事至而佚既佚則且無所事其憂不素定者先事而佚事至而憂而亦無所及於事寇將至則爲干櫓水將至則爲隄防其爲不亡者幸也故素定者事皆有成言有成說事有成業行有成德道有成理用而不括動而有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豫之謂也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者豫之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擬議者豫之謂也致用也能應也成言成變化也此所以無跲困疚窮之患也言有成說則使於四方不憂乎不能專對也事有成業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不憂乎不能治也行有成德則富貴不憂乎能淫貧賤不憂乎能移威武不憂乎能屈也道有成理則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憂其不合也

建安游氏曰豫者前定之謂也唯至誠爲能定唯能定爲能應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侮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四節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

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言前定謂擬之而後言也行前定謂行無越思也道前定謂止於至善也

海陵胡氏曰所行之事必豫定乃能立若豫思之豫爲之豫修之豫防之則事無不立不然則必有廢敗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至於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是能豫定則臨事而言無有顛躓困者臨事不通之辭凡事或施之一身或施之一家或施之一國或施之天下皆當豫定則無有不通所行之事如欲事君必豫思其事君之道莫非以忠若事其父必豫思其事父之道莫非以孝至於朋友以信事兄以弟皆當豫思之則心無疚病也道者五常之總名道能前定則施諸一身施諸天下施諸萬世無有窮匱也

長樂陳氏曰此繼上而言誠也凡九經必有言有行有事有道而不行之以誠則忽焉忘焉烏能前定而豫不能前定而豫則不誠無物而言行事道皆廢矣跲困窮必至之患也然前定而豫豈先時而起哉能定能應亦理之當然爾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者豈施氏曰豫者不爲其事而爲其所以事不察其然而察其所以然之謂也時過而後爲則不足以當務烏能不廢乎事至而後慮則不足以應卒烏能不困乎

范陽張氏曰誠者豈一日遽然安坐定氣開目正容便以爲誠哉當平居暇日戒謹恐懼積久以養之可也此所以有豫有前定之說也豫前定以言養之有素也養誠於未有事時所以言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言前定則不跲而可行事前定則不困而常通行前定則不疚而常全道前

定則不窮而常久此蓋深明豫與前定之不可不留意而欲學者養誠於平居暇日也

江陵項氏曰言誠而必曰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出之則不窮矣自事豫以上言政自事豫以下言學

吳興沈氏曰豫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坤下震上爲豫豫其象曰雷出地奮豫是元氣有事之初也夫子於六二斷之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即吾性情有事之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也其幾間不容髮君子於是知其所處則事無有不立矣否則鮮有不敗故曰不豫則廢凡言也事也行也莫不欲豫前定即豫也前定則不跲不困不疚然道之前定將如何耶天命之性至虛極靜其體本無窮也惟其本體無窮故其用亦無窮故終之曰道前定則不窮然則前定之義果何如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學者宜思之

高要譚氏曰凡事云者總謂吾心之所汎應者也豫即前定也前定謂胷中先有規摹不先定於胷中幾何不爲事之所變亂哉言之際儻規摹不先定於胷中幾何不爲事之所變亂哉言也事也行也道也四者皆要前定而四者之前定又皆相因以爲本故言之前定本乎事之有實無是事則言亦無實矣安得不跲乎事之前定本乎行之有實無是行則事亦無實矣安得不困乎行之前定本乎道之有實無是道則行亦無實矣安得不疚乎此三者皆歸本乎道道者至理之所在也欲是道之前定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求吾本心求之既得從而誠之使有諸己涵養純熟至於充實則道斯立矣此所謂規摹也出而應事動有準則靡不

曲當又何窮之有哉不跲則言立不困則事達不疚則行全不窮則道久故道前定則行前定矣行前定則事前定矣事前定則言前定矣四者雖殊而皆相因以爲本此皆前輩之所未講使人思而得之也

錢塘于氏曰言先於事舉行隨而道亦存矣此四者之序也

嚴陵俞氏曰言之前定非擇言之謂也易其心而後語也故不跲事之前定非詳慮之謂也能定而後能應也故不困行之前定非預期之謂也安其身而後動何疚之有道則告之以豫欲其知豫又告之以定聖人教人拳拳之意如此

錢塘于氏曰凡言行與事固貴前定而易有太極在天地

先道固未嘗不前定也生生之謂易道豈有窮也哉窮則變變則通是道無窮也此乃以道前定則不窮爲言何與蓋此所謂道因人而言也楊墨之於仁義惟其不前定故其窮至於無父無君楊墨不足言也伯夷柳下惠其於道也非無定見而定於前者與夫子或異要其終卒至於隘與不恭亦未免於有窮焉不至如楊墨之害道耳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孔子所謂道前定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孟子之所謂道前定也豫之時義大矣哉於斯可見矣

柯山周氏曰自此以下言體中庸之道言用自此以上言用其體則本之於誠中庸所謂明善誠身即大學所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而後及於修齊治國平天下語其體則本之於誠中庸之書由體起用故先言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而後及於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之書即用明體故先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後本於誠身明善先後雖殊相爲表裏所謂一以貫之也將言誠之道必先言所謂豫者蓋非一朝一夕之積如雷在地中爲復至四陽大壯然後奮發而出天地之間溫溫平其和可知是乃所謂豫聖人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亦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其道蓋前定矣凡事蓋總言之言能前定則不跲事能前定則不困行能前定則不疚況天下國家其道可不前定乎道而不能前定則用之有時而窮矣非所謂豫也故下文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反本造約卒歸於誠身明善由善以誠身由誠身以順親信友由信友以獲乎上素位而行得志澤加於民非豫之至能若是乎不然如溝澮之水乍盈乍涸其廢也可立而待烏在其爲不窮邪孟子之學得

於子思故其論誠亦云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一

四明袁氏曰是非不可立邪正不可兩大聽讒者必不聽忠好色者必不好德重利者必不重義故必去讒必遠色必賤貨則純於天理而邪不十正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章內

後學　成德　校訂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鄭氏曰獲得也不獲乎上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孔氏曰此明爲臣爲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也

河南程氏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只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伊川又曰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道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又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又曰人患事物繫累思慮蔽

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伊川又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道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明道又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則人之所以信於朋友者豈聲音笑貌爲哉內誠盡乎父母內行孚於家人則朋友者不期信而信之矣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所施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建安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

延平楊氏曰不明乎善雖欲擇之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能順其親乎故順乎親必先於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況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況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 又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 又曰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

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五節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理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則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修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又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唯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微之殊耳若知有

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　又曰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温公議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都是箇無頭學問

海陵胡氏曰必先得上之信任然後道得以行民得以沿朋友信之然後聲譽聞達可以取信於上朋友未信況可取信於君乎閨門之内其親且未能順朋友肯信之乎順親有道當以至誠自持其身何者凡所爲善則親喜悦所爲不善則親愧辱故不能以至誠自持則不順其親矣事有善惡若誠於惡則失所以誠身之道當明於善而固執之然後可以誠身矣

廣安游氏曰此言爲人輔相佐其君治天下之道也天子之相名爲人臣實行君之事治君之民用君之爵禄以爲賞用君之刀鋸以爲罰生殺進退皆得專之此之謂宰相之事不如此不可以爲政然必得其君然後可以如此然獲乎上必信乎友舜之道信於四岳而後獲乎堯禹之道信於契皐陶然後獲於舜周公不爲召公所説則周公以爲憂求所以釋召公之意而作君奭召公既説周公獲乎成王矣管仲見信於鮑叔而獲乎威公子産見信於子皮而獲於鄭伯古之人臣莫不如此然不順乎親則不能信乎朋友蓋君子之道自内以及外自近以及遠於其親而不順況能及他人乎孟子論舜專言其得乎親而後可以

治天下此章所言全以舜爲法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舜爲堯相上獲乎堯下見信乎禹稷契皐陶其道蓋出於此順乎親又必反諸身舜之事親正如此瞽叟不豫常反求諸己負罪引慝終至於瞽叟亦允若志誠感神此順乎親必反身以誠而後可也誠身有道必明乎善舜之誠身亦本於此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記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則舜之明善也不明乎善則下不知人上不知天而不得中庸不得中庸則不能誠身矣

東萊呂氏曰此段蓋自末至本居下者固欲有獲於上不知所以獲者自有道擎跽曲拳豈足以獲於上直言正諫豈足以獲於上甚者乃云我能取信自然獲於上不知其平日之心不誠信安能一旦爲誠信須是平日見信然後

可故曰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者又須是能悅親如不能悅親於朋友交際間雖有誠信而非發之於內常時固可遮藏偶然遇一大君子則不能掩故曰不悅於親不信於友矣悅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爲足悅親須是承顏順色方爲悅親又須是出於誠誠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此章一句緊一句漸漸入來蓋明善乃理之極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相繼者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止是要從近處看今之人其於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釐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居仁

示之耳使吾知格物致知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原流窮其終始窮之至於極盡之地人欲既盡一旦豁然則惟善昭昭無可疑矣此所謂一日克已天下歸仁焉故誠之爲用無不感動以此事親則吾親感動而無不悅以此交朋友則朋友感動而無不信以此事上則在上感動而無不獲以此治民則天下感動而無不治是故不憂民之不治上之不獲朋友之不信親之不悅獨憂身之不誠善之不明耳使明乎善則吾身吾親吾友吾君吾民之機皆已總攝乎此矣

新定顧氏曰所謂善者何如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曰萬物皆備稱其善也曰安宅曰正路喻其善也善之爲言美也窮天地亘萬世所謂事物皆於此乎出譬如枝葉之生於本根是故事物有大小而此善無大小事物有高下而此善無高下事物有變遷而此善無變遷事物有彼此而此善無彼此非有氣也而氣皆於此乎出非有形也而形皆於此乎生蓋有行焉而人莫能禦是謂正路有居焉而人莫能移是謂安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自得於我無羨於彼是謂萬物皆備事物莫之能及也故謂之善伏犧之爲易堯舜禹之相傳以中箕子之言皇極孔子之言仁惟此善也子思子之爲是書始明之以天命之性中目之以至誠末以爲上天之載異時孟子又明之以仁義亦惟此善也能明此善則知身果不可以不誠晉陵喻氏曰夫子之教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公卿乃與事父兄等逮德下衰士或以事公卿爲恥夫子其知之矣故以是垂教焉其事君盡禮人至以爲諂其栖栖

於行道人至以爲佞後世之君子視孔子不翅千萬也而
天下之人莫有疑其語佞者是其有過於孔子哉蓋其於
天下無孔子皇皇之心不以得君行道爲已任無孔子之
德行而不敢自信無孔子之毋我而不能忘其已私故終
於囂囂然無翻然而改者也如此則夫語佞之譏又無疑
哉噫無怪乎道之不行而斯民之不受賜也安得以孔子
中庸之道告之

延平周氏曰信乎朋友是內足以自信而外則足以取信此
上之所以獲而民可得而治也故孔子之教止於信而漆
雕開之學亦主於信

吳興沈氏曰上既言事豫則立至道前定則不窮之義此
復申以明善推而至於民可得而治蓋一理也特子思欲
理明而事功故諄諄反覆言之能明乎善即所謂豫也性
之至善自本自根無昏迷之間人僞一萌則失先見之明
而善不復見矣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即事而明不爲
物感則性善明矣明乎至善則一性之間無一毫人僞皆
天理之自然以之修身則誠以之事親則順以之交朋友
則信以之在下位則必獲乎上以之在上位則必得乎民
無所往而不當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
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
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
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
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鄭氏曰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

有大至誠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勸人學誠其
身也果猶決也
孔氏曰此經明至誠之道自博學之以下申明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事鄭註大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聖人是
矣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須勤
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則不置必待能之乃已也
以下諸事皆然
濂溪周氏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
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
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又曰聖人誠而已矣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
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
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河南程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一本云李邦直
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
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云云
又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明道
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　又曰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耳是相
去懸絶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
道者指徃人所見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
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
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摹雖略
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

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伊川問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窮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理謂之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伊川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豪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　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

學也　又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慮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伊川又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伊川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伊川又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絶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

唯理可進除是積學旣久自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

橫渠張氏曰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又曰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知徹爲不思而得也　又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言命可以言遇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無勉無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

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究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求之至非人一本云誠者理之實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知之所能爲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與天無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縱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待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雖誠而猶雜之僞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猶不足以至乎誠

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君子將以造其約則不可不學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不問未至於精而通之則不可不思欲知是非邪正之別本末先後之序則不可不辨欲至乎道欲成乎德則不可不行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故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顏淵學為孔子而未得者也故疑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皆疑辭也孟子學為舜而未得也故疑之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亦疑辭也所謂疑者患乎未知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故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學也問也求之外者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為性知所以為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弗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故曰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理有宜不宜時有可不可道雖美矣膠於理則亂誠雖至矣失其時則乖不可不辨也辨之者不別則不見不講則不明非精義入神不足以致用故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四者致知之道而未及乎行也學而行之則由是以至於誠無疑矣知崇者所以致吾知也禮卑者所以篤吾行也學之博者莫若知之之要知之要者不若行

之之實也行之之實猶目之視耳之聽不言而喻也如日月之運行不可得而已也篤之猶有勉也篤之至於誠則不勉矣行之弗篤猶未誠也故曰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君子所貴乎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柔者可進於強愚者可進於明不能勝氣質則雖有志於善而柔不能立愚不能明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反其同而變其異也思誠而求復所以反其同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所以變其異也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學問之益乎故學至於尚志以天下之士爲未足則尚論古之人雖質之柔而不立者寡矣學至於致知格物則天下之理斯得雖質之愚而不明者寡矣夫思柔之質質之不美者也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之甚矣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止是謂專一實理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又曰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　又曰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眞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者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延平楊氏曰道一也有天人之辨賢聖之別者誠與誠之

者異而已其歸無二致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此曰雖愚必明何也曰天地之性一而已爲上智爲下愚氣稟異也故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也若夫學之而弗能問之而弗知思之而弗得辨之而弗明行之而弗篤而遂措焉不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則是愚者之不移也尚何明之有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及一誠何也論語之教人凡言忠信恭敬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之方中庸言其志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河東侯氏曰誠者天之道生而知之堯舜性之者是也誠之者人之道學而知之湯武反之者是也誠者天之道聖人人倫之至化而無跡從容中道思勉不在言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擇善者也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弗措而固執之者也所謂勉而中思而得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則又困而學之者也果能此道則愚必明柔必強曲能有誠也堯舜性仁無時而不中不必更言中不中由仁義行者也不待乎思勉也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相去甚遠學者若於此有所得則氣味深長不可放過潛心力久玩味絶熟庶可也誠者天之道只於聖人分上言之猶未盡誠之蘊必須自得仍於天道人道上分別得從容處方見誠與誠之者不同若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六節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

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此誠之之目也有弗學而下言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此言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　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唯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唯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

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以息之蓋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支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唯聖人氣質清純渾然

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暗不聞之閒亦必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

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以所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　又曰諸說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之說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問之不可以不審或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反之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大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大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愼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

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愼恐懼而愼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不達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掩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

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暗不聞之間亦必戒愼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

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以所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 又曰諸說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之說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問之不可以不審或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大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大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愼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

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愼恐懼而愼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不達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掩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覆乎此而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愼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愼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北溪陳氏曰誠於忠信極相近須有分別誠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此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功夫上說後世說誠都差了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暘谷又謂眞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令人動以至誠兩字加諸人只成謙恭敬謹之

意不知誠者乃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眞實極至無一毫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加諸人　又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然又如天行一日一夜一週而又過一度與日月五星之運行躔度不差至於萬物之生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自古至今無一毫差錯盡是眞實道理此所謂其物不貳則生物不測就人倫則實理流行付予於人在吾身日月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無非實理發見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之食乃不屑就此皆降衷秉彝眞實道理自然發見雖極惡之人物欲昏蔽良心之實終不可殄皆天理流行眞實處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只是慤實不欺之理全體慤實固誠也一言一行之實亦誠也

又曰君子誠之爲貴誠之者人之道此皆就做工夫上論要得眞實無妄

延平周氏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天也而聖人不以天廢人擇善而固執之者人也而賢人必以人助天學而有所未能則問之問而有所未知則思之思而有所未得則辨之既辨矣然後行之蓋求之於人而又求之於己者善學者也愚之對者知而不言知柔之對者剛而不言剛何也蓋言其性則愚不止乎知而必至於明者言其才則柔不止於剛而必爲強者也何以言之莊周嘗謂使知者求之不得然後使明者求之是明對知爲重畧陶之九德則強出於剛是剛對強爲文

廣安游氏曰春秋以來人各以意之所見爲善自以爲孝

而陷於不孝申生是也自以爲忠而陷於不忠荀息是也自以爲仁而陷於不仁宋襄公是也自以爲義而害於人倫於陵仲子是也自以爲廉而害於大體楚子發是也若此者各自以其所見爲善孔子憂之作春秋以明至善之歸以爲當世之人其所以陷於不善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心非不善擇之不精講之不詳故至於此故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凡此者皆所以精擇之以求明乎至善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皆所以求至乎至善也學之問之辨之行之而弗措凡以善之難明而易以有毫釐之差也

范陽張氏曰欲擇善固執不由學問思辨篤行中求所謂善者未必善而執者非所當執也學必有疑疑則必問問而未喻必思思之至深必辨辨之已徹必行自然之理也

愈慢之心常起於無味有志之士常弗措於可措此所以不畏天賛之愚而畏愈慢而自絶者也苟加學問昏氣自除愚者明矣懦氣自去柔者強矣愚懦者尚可進道況秀艾之士哉

施氏曰自然而然謂之天使然而然謂之人誠者得之於天自然而然者也故言天之道則以天合天而已誠之者成之於人使然而然者也故言人之道則以人相天而已以天合天則無事於有爲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動則合道而已此人之所以聖也以人相天則假修爲而後至見善不明則不足以擇善用心不剛則不足以固執之者也學以窮其理故欲博思以精其義故欲愼學之博矣而繼之以審問則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矣此則閱理多矣思之愼矣而繼之以明辨則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矣

此則見理明矣然後知其所要勤而行之則能有所至故不可以不篤篤者力行而至也

江陵項氏曰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　又曰學之於古問之於今思之欲其契於心辨之欲其合於道行之則爲我有矣　又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象山陸氏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才質之卓異踐履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

吳興沈氏曰性一也語其無所不在則曰道語其有一而未形則曰中語其眞實而明妙則曰誠其歸皆性也中庸之說其始曰性其中曰中及其終也又變其目曰誠命名雖有不同其出於性則一也特有毫釐之辨耳夫誠一也有即事而誠當機而會所謂天之道也有因學問而復明人之道也天之道舜之大智是也人之道顏子之拳拳服膺是也子思又以誠之者之事必待夫指入之路學問思

辨與行以下是也易曰舉而措之又曰禮義有所措措之爲言處其所當安之義也知夫誠之所在則得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力至於有所措則至夫誠矣與從容中道其歸一揆也故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果能此道蓋必然之理果者決也決然能是道者也

宓氏曰人之稟性有利有鈍故其得道有易有難一能之十能之此其性之利者也性之鈍者勿苦其難而自棄也他人一能之己當百以及之他人十能之己當千以及之蓋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亦將千里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所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雲川倪氏曰天性昏愚求變而爲賢明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然必立志之堅然後可

晏氏曰非見善明者不能擇善非用心剛者不能固執唯賢者然後能此顏淵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是也博學者學之廣欲其強記審問者問之詳欲其多聞所以外資諸人也愼思者精思其意旨明辨者辨白其是非所以內資諸己也資諸人者旣致其廣大資諸己者又盡其精微然後繼之以篤行之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而終於仁以行之楊子曰學以治之思以精之蔡氏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先言仁後言智擇善而固執之先言智後言仁亦可見聖人君子之德　而不亂　又曰雖愚必明求智之事也雖柔必強求仁之事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鄭氏曰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誠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孔氏曰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

河南程氏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伊川又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反而誠之聖人也伊川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伊川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

明則不然誠即明也

橫渠張氏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于至窮理也謂先自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

藍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教也一本云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成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由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建安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

誠學不可以已加之誠意而已其誠不息則雖愚必明況其本智乎雖柔必強況其本剛乎及其成功一也豈不信哉

延平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而夫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為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兼山郭氏曰自誠明謂之性由性以誠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誠也本乎性故有生知由乎教故非學則不得也率性之謂道自誠而言之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自明而言之也明之與誠及其成功一也

涑水司馬氏曰率由誠心而智識自明此天授聖人之性也由智識之明求知道者莫若至誠故誠心為善此賢者修聖人之教也所稟賦於天有殊然苟能盡其誠心則智識無不明矣

高要譚氏曰夫唯已極其至無所用力故六通四闢無所不知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謂之性云者指性示人使人知所至之處也夫唯未極其至須先用力致知格物始見本性故曰自明誠謂之教謂之教云者用此立教使人知脩習之方也自誠而明者性合天道自然開廓明達如人安居本舍坐觀庶事故曰誠則明矣自明而誠者先明乎善然後反身而誠如人出外復歸先須辨認本舍然後入而居之故曰明則誠矣謂之性者聖人之事謂之教者學以成聖之事唯能自明而誠即能自誠而明矣此相終始之說也新定顧氏曰所謂體乎天理無一毫之僞誠之謂也知乎天理無一毫之蔽明之謂也由誠而明資稟至粹人僞不萌則於天下之事理自無不知此聖人之事出乎天理之本然者也堯舜性之此之謂也由明而誠講學既精灼見此理私欲克除復乎天理之眞此賢人之事出乎教習之使然者也湯武反之蓋其人也誠則明矣譬如太虛纖翳不生萬象呈露明則誠矣晨光旣升陰邪屏息大虛湛然蔡氏曰言性教之道雖異而本末一貫也誠明謂無息而仁智自著明誠謂由智仁而造無息下言聖人君子之德者即此義而推衍之也　又曰自哀公問政至明則誠矣蓋夫子之言而子思述之上以結修道與教與達德達道之事下以起聖人君子天人之道而備論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